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七五一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訂報價目（十一月）零售每份四十元，每月一千二百元，[illegible]
廣告價目 [illegible]
本報館 重慶民生路〇八號 電話[illegible]
營業分處 成都祠堂街八十八號 昆明[illegible]街三十一號
本報已呈准內政部登記證字第六八七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

實行偷樑換柱把戲
閻錫山與日偽合流
山西日軍既未投降亦未繳械
新華社特揭露閻氏歷年罪行

▲延安十月三十日電　勾結敵偽蹂躪晉省之閻錫山，近竟搖唇鼓舌，公然向中央社記者誣衊八路軍，捏造事端，顛倒是非。新華社記者為使社會人士了解山西內情，特將閻氏保護日寇聯合敵偽進攻解放區，屠殺人民的罪行，擇要摘錄於後。

閻錫山與日寇勾結，由來已久。一九三九年冬即有所謂「臨汾會議」。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又舉行所謂「安平會議」，規定「日閻合作，聯合剿共」等具體辦法。[illegible]

日本宣佈投降，閻氏即又以樂增環與楊澄源為代表與臨汾日軍司令官三浦三郎及大同日軍司令官[illegible]，實行偷樑換柱把戲。[illegible]

閻部進攻人民武裝已有六年之久
日寇投降後，又以十數師之衆，乘機進攻太行解放區，我忍無可忍，奮起應戰，才把閻軍擊退。

[illegible]

偽票收換辦法
財政當局公佈

▲本市消息　財政部茲公佈「偽中央儲備銀行鈔票收換辦法」[illegible]

解決上海煤荒
美國幫助運煤

▲上海三十日電　[illegible]（中央社）

平漢綫上解放區重鎮
邢台成立民主政府
邢台師範學生揭發漢奸校長

▲太岳通訊　邢台市政府，已於解放該城的第二天（九月廿四日）正式成立，市長由冀南第二專署專員任與兼代。（按邢台位於河北，在平漢路上。）[illegible]

兩大工廠復工職工生活改善

▲太行通訊　[illegible]

紀念十月革命
蘇大使將設宴招待渝市各界

▲本市消息　[illegible]

印度洋上日軍還待解除武裝

[illegible]

華北工礦區大部光復
工人迅速復工生產
工運蓬勃開展，民主政府改善勞工生活

▲華北通訊　（遲到）[illegible]

魏德邁在華府播講
重申美軍在華任務
協助國民黨運兵到戰略地區
據他說不參加中國內部爭執

▲路透社華盛頓三十一日電　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魏德邁[illegible]（路透社）

▲上海三十一日電　美第十航空隊，已定十二月初[illegible]（中央社）

社論
恢復交通的一個建議
——鐵路線上不駐兵不運兵

由於敵偽軍與國民黨軍隊沿鐵路線向華北各解放區大舉進攻，鐵路交通受到很大的影響。為了迅速恢復交通，就必須立即停止進攻，停止進兵，停止利用敵偽軍，使和平團結得到保障。恢復和平就能恢復交通，這是自然之理。否則，一面說是要恢復交通，一面又在積極擴大內戰，好像交通可以在內戰中間恢復似的，這豈不自相矛盾？

但是停止內戰的呼籲雖切，政府方面很久以來卻一直未有明白的表示，反之，抗戰前的十年內戰時代的「剿匪」一類濫調，卻日見其高，實在令有心人為之憂懼不已。現在政府方面與中共方面對於停止內戰的商談仍在繼續進行，我們除希望這個商談早日達成協議以外，在願在此青黃不接期間，再就恢復交通一事貢獻一點意見。因為交通線關係全國民生，縱然國共間整個問題尚待商討，交通問題卻不妨首先解決，以濟千萬人民燃眉之急。

我們的意見很簡單，就是使鐵路不受軍事的影響，誰都不駐兵，不運兵。鐵路在和平時期，本來是供民用的，不是供軍用的。現在抗戰已經結束，敵人受降已經大部完畢，尚未受降的亦即可受降，實無在鐵路上駐兵運兵的任何必要。尤其在華北，在解放區問題未獲圓滿解決之前，在這種形勢下，鐵路軍用，更是製造糾紛擴大事態的中心關鍵。鐵路民用就必然成為交通恢復的前提。這件事情極其輕而易舉，但是只消政府與中共在這一點上成立諒解，命令所有駐在鐵路線上的部隊撤出線外，並即日停止一切軍運，卻可以使需要鐵路交通的一切和平人民與工商貿易馬上得到滿足。

今日在華北，做到了鐵路脫離軍事影響，就可以使今天的交通難關解決。其實在將來全國，也應該做到使鐵路交通事業不受軍事勢力的控制，那就有助於將來的鐵道事業的發展走上正軌。當然，這並不是說國家在有正當的軍事需要的時候，譬如在抵抗外國侵略的時候，也不能用鐵路運輸。但是今天的問題顯然不是這麼一回事。今天的鐵路如果不能中立化，不但妨礙人民的利益，而且也足以喪失國家的地位，譬如讓敵偽軍在鐵路線上活動，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所以，為了消弭今天以及將來的禍害，我們主張在鐵路線上任何方面不駐兵不運兵。

平津敵偽繼續出擾
我軍解放遷安香河
冀南我收復重鎮臨洺關
察南除蔚縣外全部解放

▲本報特訊　在國民黨利用敵偽的政策下，北平的偽軍仍然出來騷擾，而天津附近的日軍則不僅沒有放下武器，竟還出來搶掠，我解放區大軍為了保衛人民的利益，連續光復冀東的遷安、香河兩城，再克冀中的安次城，解放冀南沙河、邯鄲之間的臨洺關和察南赤城，詳情分誌如下：

冀東方面：㊀冀東我軍解放遵化城後，據戈東同，[illegible]香河縣城，經與敵偽激戰二十多日，[illegible]

冀中方面：㊀據冀中軍區司令部二十日公報：北平偽軍一部四百人，十四日突然侵入我於九月間解放的北寧路平津段南側的安次縣城，每日四出騷擾搶劫，[illegible]

冀南方面：平漢前線我太行、冀南兩縱隊於本月十八日夜十一時三十分同時出動，[illegible]

察南方面：察南赤城已為我軍光復。[illegible]

遠東顧問委會首次會議
決議暫時休會一週
以便中美英蘇四國重新商討

▲華盛頓三十日電　遠東顧問委員會今天在第一次會議中，[illegible]（美新聞處）

麥克阿瑟發新指令
限制日本財閥托辣斯活動
總部公佈對日與財產的調查

▲東京三十日電　[illegible]（美新聞處）

▲東京三十日電　[illegible]

東北蘇軍並無佔領費
中蘇間也沒有滿談
張平羣在記者會上回答

▲本市消息　外記者招待會於三十一日下午三時舉行，由張參事平羣主持，茲誌外記者與張參事的問答如下：[illegible]

東北蘇軍二日開始撤退

▲天津三十一日電　[illegible]（中央社）

簡訊

[illegible]

更正

[illegible]

工業界廠長經理百多人 昨日赴行政院請願

經宋院長接見未得任何結果

三大工業團體通過緊急宣言

▲本市消息　全國工業協會，遷川工廠聯合會，工協重慶區分會，昨天（三十一日）上午十時，在合作大會堂召開三團體會員緊急聯合大會，到會員約三百人，及經濟部、社會部、生產局、市政府等處代表，由吳蘊初、胡厥文、潘仰山三氏任主席團，大會上十幾個發言人差不多把勝利以來的各種困難，都說出來，當場通過『後方工業界對目前緊急情勢宣言』。宣言中具體說明了關於經濟、生產和發展三方面的危機，並且特別強調了下列數點：（一）請求勞資雙方立即停止紛爭，一致團結向政府請求撥出定貨款一百億元，立即實行通過大量給予資方工作，以解決勞力失業恐慌。（二）請求政府迅速收復區及後方經濟的穩定，在勝利後應實行『經濟第一』『建國第一』的國策，將一切浪費消耗的資財，用於經濟建設大計。（三）請政府從速召集工業復員會議，確定收復後工業復員及建設生產之途。（四）請政府從速開發東北台灣之工礦資源，大量興建西北西南公共工程，以利工業發展。（五）請政府號召後方民營工業界人士，協助接收淪陷區敵偽廠礦，予以優惠條件，俾資鞏固。（六）萬一政府不予切實救濟，則關廠之例開，吾人絕對不能負責，亦不應由吾人負責。一切失業員工之救濟遣散費用，請政府全部負擔，並予以便利。

此外關於最近政府頒發的『解僱工人處理辦法』，也要求當局修正。關於過去向政府建議而至今尚未實現的各種緊急措施，大會一致通過了組織請願團，向行政院請願，當推定由主席團擔任請願團的正副團長，並推舉馬雄冠、余名鈺、胡西園、周茂柏、吳羹梅、徐崇林、尹致中、鄧雲鵬、毛毅可等九人爲請願團的代表。

大會直到下午二點多，方才散會。散會之後，馬上就進行分組編隊，三點半鐘又在上清寺集合。一共有一百零六人，由十二位代表在前領導，冒雨步行到行政院。大隊在外面站隊等候，秩序非常嚴肅，一手執傘，一手執旗，大家都守約不發一言。十二位代表進去時，當時宋院長正在開會，會畢方才由蔣秘書長陪同出來，接見請願代表，團長當面將請願書呈交宋氏，各位代表分別提出請求各節。宋氏表示，因爲翁部長不在重慶，所以各種情況都不清楚，當面不能具體答覆，一切要等翁部長回到後，再行討論。代表們要求宋院長當面給請願團一些指示，宋氏表示不便向大家講話，即行退席。代表們又向蔣秘書長呼籲，磨了約一小時，再三要求蔣氏當面給請願團一個回答，都遭拒絕。後來在無辦法之下，代表們只好出來向大家報告會議經過。大家都感覺非常失望。要求三位正副團長再去交涉，結果得知翁部長兩天後可以抵渝，關於解雇工人處理辦法，行政院答應討論修改，請願團在六點半鐘方才離散。勝利之後，居然有百多個廠長、總經理餓着肚子，請願數小時，竟不得有一位代表滿意，這真是中外歷史上破天荒的一件事。（日）

參加研究原子彈的科學家 要求國際共管原子彈

反對美國對原子彈太大的使用權力。

▲華盛頓三十日電　曾參加研究原子彈的科學家一百五十人，日昨聯合發表聲明，促將原子彈由國際共管，反對美國推行立法，規定對原子彈的太大的使用權力（美新聞處）。

▲倫敦三十一日電　英首相阿特里訪問美總統杜魯門時，將以當前世界的最大問題（原子彈）爲討論中題，白宮與阿特里今天已分別在華府及倫敦的英下院公佈此事。白宮的聲明說：「英首相阿特里定下月初來華府訪問總統，以便和總統及加總理金氏討論原子能發明後所引起的問題，商談可望在十一月開始」。阿特里在英下院的聲明，內容與白宮的聲明完全相同。但阿特里表示他已邀請原子能顧問委員會主席安德遜同行，以便隨時提供意見。據今夜華盛頓消息：英首相將以訪問的一半時間，在白宮。他與阿特里會談的規模將不及過去舉行的與蘇北克的羅斯福會議，至於巴力斯坦問題，或將有餘暇時再行討論。（路透社）

▲倫敦三十日電　英首相阿特里昨告下院說：他已[illegible]

英國工人罷工

[illegible]

友聲

請聽東南父老的呼聲！

——爲法幣一元換僞幣二百元的不合理的規定而呼籲——

鍾泉

這是一個不相識的醫生從蘇州寄來的文章，作者要求我們代爲登出，促請政府變更不合理的法幣與僞幣兌換率，以免東南人民的苦痛與破產。——編者——

我們淪陷區的人民，在八年敵僞佔據壓迫下，度其非人的痛苦生活，平時所有的物資，被敵僞壓榨的乾乾淨淨，所有的資金，被敵僞非法折換僞幣（以二元法幣換得一元的僞幣），共損失之鉅，已經不堪設想。再加八年來物價的飛漲，凡在淪陷區的人民，無日不在暗息中勉強生活，無日不在盼望我們政府早日克復了頹城，來解救我們的苦痛。所以一聽到了日本投降，人民無不額手相慶，以爲一旦回至到還，人民非但獲得自由，而且生活必因物價之降低而得判鬆弛。然而事實告訴我們，現在收復區的一切現象，非但未見改善，並且物價更高，生活更無辦法了。推求其故，僞幣制的不合理的折算，有以形成此種現象。目前物價高昂如何能低物價，如何安定民生，僅此種不合理的現象，並不是用高壓手段所能壓平的。要知淪陷區物價之漲，完全爲了僞幣二百元方能換法幣一元的緣故，因此種比率的宣佈，乃使淪陷區與自由區的物價，相差了十五倍之多。因之凡由自由區到淪陷區的任何人員，莫不帶了大量法幣來搶購物資，因之漲到物價，更形瘋狂上漲。爲今之計，要爲平抑物價，非將僞幣與法幣之比率，重行加以合理的訂正不可。

論其淪陷區的僞幣，大半爲人民以二元法幣換來，今再令其以二百元僞幣易回一元法幣，非特太覺不平，而且日後淪陷區的人民將何以生活？此次內掉換，實際並不要我們的政府賠出錢來，因爲政府將僞幣收集之後，仍可向敵方賠償。既然政府有須與敵方作賠償的清算，則對敵當局，似不應不顧淪陷區人民日後的生活。而以二百比一，作爲公定比率，豈不是剝奪了淪陷區人民的財富，而便宜了日本？倘若說政府收回僞幣之後，並不照二百比一之計算向日本賠償，而必以合理的計算方法向日方索取賠款的話，那我們政府做非學習『淪陷區人民的財富嗎』？

現在淪陷區的民衆，已經背向得多了！因爲吃了八年痛苦的淪陷區人民，希望政府來安定民生，希望政府來解除痛苦，希望政府給人民以休養生息，可以在國軍收復之後，能夠喘過一口氣來，可是如今非但未能安定民生，反而生活更加困難，更談不到休養生息[illegible]

，相反的是剝奪了人民的財富，（實際上，這樣來說不上是財富）而便利了敵人。因爲有了二百萬元的僞幣，而換到的法幣僅僅是一萬元啊！

還不僅如此，也是僞幣之一在未克復前，僞華與聯銀的比率爲一與五之比，就是五元僞幣可換聯銀一元；今我政府對聯銀與法幣的比率爲五元法幣換聯銀一元，而僞儲券；十元聯銀券可換法幣一元了。我們東南十省淪陷區的僞鈔，則須至百元方能換一元，倘然照聯銀換率計算，則至多祇要僞幣五十元即可抵換法幣一元了，現在此間當局所規定的二百比一，竟出乎天津與北比率之外，這豈不是我們政府對過東南僞幣的不公平嗎？所以我們不得不向政府呼籲，希望政府予我們淪陷區的民衆以合理的掉換。人民受了敵人八年的害，不能說復，但也不能再壓迫自己的人民而便宜了敵人啊！

還有，整理此間財政專員，對於僞幣的處置，除了宣佈二百比一的比率外，並宣佈如掉換時有推出許行額數時，有不予掉換之說。這樣更不合理，要知僞儲的發行，原爲敵人搜括我人民的物資，無論我額究爲若干，換之種類大小有號無號的工具，無論其行印發者是上號與僞都有三個四文，當時僞中儲行曾一度聲明，無號僞鈔之儲券與有號僞鈔之各類一列通用）僞應收換，今若以無號或無號碼的不予收換，則吃虧的當然不是敵人，而是我們吃過八年苦的老百姓啊！

近來本城（蘇州）各商店因爲不滿幣制比值的不合理，並因接收人員帶來鉅額法幣，收購物資的原故，[illegible]

杜魯門總統 和參衆兩院領袖 商談復員的措施

▲華盛頓三十日電　杜魯門總統從昨日起以後的一週內工作，將極爲忙碌，以謀美國復員問題的解決。總統會與兩院領袖會談制定復員措施，並召見美工會聯盟代表。他又與美國製鐵公司董事長法力薩晤談，因爲該公司內正有罷工　醞釀。會與社氏會談的國會領袖有參院臨時[illegible]

國際青年大會代表 宣誓致力和平

爲建立自由世界而鬥爭

▲倫敦十月三十日電　在青年大會成立會上，六十三國的代表宣誓說：「我們號召全世界青年，不分種族、國色、與宗教信仰，『我們團結起來。』」各代表並立誓要把法西斯主義的一切殘餘從地上清除，在世界各民族之間建立深切真誠的國際友誼，保持正義、持久的和平，並消除貧困，失業和失業。「我們將建立一個美麗而自由的世界。我們將以我們的青春和我們的痛苦經驗，鑄成我們的團結」。（中央社）

▲華盛頓三十日電　杜魯門總統昨晚致文在倫敦舉行的世界青年大會說：「就是多個國家的青年在你們團時參來討論設立持久和平中的共同問題及目的一樣，實在很重要。凡已受兩次世界大戰痛害的一代才能奠定一較佳生活的基礎。」（美新聞處）

英軍與印度尼西亞軍 成立協定不佔泗水全城

爪哇北岸三寶壠發生新騷亂

留法越僑請英軍莫助強凌弱

[illegible]

蘇聯各共和國

[illegible]

艾森豪威爾

[illegible]

美國設立 軍政部計劃

[illegible]

傳多米尼加 發生政變

[illegible]

在法被殺

[illegible]

兩絲業公司 聯名呈當局

[illegible]

成渝水路上 要請護航隊

[illegible]

湘省八路軍仁民愛物 長潭父老崇德報功

[illegible]

讀者園地

低薪教職員的痛苦

[illegible]

中糧公司粉廠 工人已罷工

[illegible]

重慶市場

[illegible]

緊急工貸難得有份 製革工業全部停頓

紡織業也有全部停頓可能

[illegible]

請願團擬設九個失業登記站

失業工人沒有飯吃 在業工人募款救濟

[illegible]

鈔票印刷廠 即全部搬上海

[illegible]

磚茶售價調整

[illegible]

機關乘客來得太多 輪船搶位百姓無份

[illegible]

新華副刊

關於魯迅的斷片回憶

周建人

上海大戲院看影片

魯迅在上海住下後，有一天晚上叫我同去看影戲，地點是北四川路虬江路相近的上海大戲院。開映時先映新聞片，這時候恰遇一地方大飢荒，新聞片映的便是飢荒與振飢的情形。鏡頭映出來的是泥土路旁，土堆的旁邊，等處餓得已死或將死的人民，比木乃伊還瘦些。吃「觀音粉」之類以後的病小孩，肚皮脹大如浮上水面的河豚魚，四肢則瘦如珊瑚棒，然而還是活着的。真是「慘不忍睹！」這樣一幕幕的映過去，愈是淒慘，可是拍掌聲愈多，歡呼聲愈高。有時竟發狂的鼓掌與歡呼。做出這種舉動來的不是別人，卻是日本女人。實在叫人生厭惡。到了後面的幾幕，是滿裝麵粉的船已經開到，有人出去散發票子，飢民拿票子去取麵粉。這時候鼓掌與歡呼聲都沒有了。魯迅遇了這種情形實在有點忍耐不住，吐出一口香煙的煙氣，說道：「……別人餓死就這麼高興！別人有麵粉吃，便不高興了！」

後有一個日本記者告訴魯迅說：這些女人主戰最力，膽子卻小，例如某某（一個日本女人，說出姓名的，不過我忘記了）聽到炮聲便很暴，現在已經回日本去醫治去了。

大受壓迫，大得歧視的日本女人（不過大都是較高的社會階層的），表現出來的意識是依舊擁護侵掠政治的，不但不說日本的侵掠政治與侵掠戰育的效果之大了。「一·二八」時候，有些女人也竭力主戰。事

一把白殼短刀的來歷

魯迅有另外一把短刀，一把日本刀，兩邊有刃，作短劍形，裝黃漆的木頭鞘的，是在日本留學未久，因爲覺得樣子有趣買來的。曾經發現一直放在我這裡。直到遷居北平後我又放在他那裡了。一把長鞘，作刀形，式子很簡單，平的，沒有血槽，裝一個白木頭的柄與套。套兩半合攏，用白皮紙條纏轉黏住，是一點也不堅固的。魯迅說：這一把刀是日本一個老武士送給他的。他怎麼與那老武士認識，我沒有問他，照他所講的情形猜想，他也許是他的房東或近鄰，所以常遇見。老武士告訴他：那刀曾經殺過人的。刀面除卻略有銹壞之外，別的地方很光滑而亮的，但細看我疑心並不怎樣好，因爲我把它挖在板壁上，拔下來時彷彿刀頭有點歪了（當然也因爲拔的方法不好）。不過殺人還是可以的，因爲人的皮肉沒有那麼硬。

那個送刀給魯迅的老武士和講些故事給他聽，其中有日本人殺數美國人的故事。老武士說日本維新以前，有一回殺了三（？）個美國教士，的確弄死得很慘，但不願發表。不久美國就起兵問罪，日本無法抵抗，於是派人接美國人對事的人都說在下面，一一切腹。其中一個，切到中段，腸子流出來了，切腹的人便拿住流出來的腸，拔再把刀轉向自己切死。但到第七個切死後，美國軍官不忍再看下去，因此便止住他們，不必再切。事情就此結束了。

老武士又說：聞的亂子是這樣結束了，但日本覺得是件恥辱，許多人遂發憤自強，於不可殺，這是給日本大維新的一個很大的刺激！

我們不管那老武士所講的故事的真實性有幾分，那時候美國艦隊開進東京灣的事是有的。他相信有這樣一回事，而相信受辱必須圖報復的。現在手段雖然不同，不過也正在想出一種方法，抹去過去所聞的恥，叫人忘記，使無影消滅，使他可以仍然幹下去。現在裕仁投降之後的新首相幣原喜重郎，除預備派遣謝罪使節團向中國謝罪外，並「關於事實上表示日本有促進中日關係之誠意。」日本對於中國是不肯放鬆的。

高等日人的辯解侵掠

日本曾恥圖強嗎！但結果侵掠到中國來了。日本軍閥經過一個預備的時期以後，曾經把東三省打下。這之後，魯迅遇到一個高等日本人，姓名我忘記了，似爲記者之類。他向魯迅辯說：日本的奪取東三省實在是出於無奈的。他說：日本國是島國，四面環海的，人民住在上面，覺得很安全。這樣生活的人，一旦到了大陸上就感覺得不安全了，因爲那近有了別國的人民，便要感受到威脅，是以非把那塊地方也一併佔領下來不可的。因爲非如此不能感覺到安全。這就是日本人的侵掠的解釋。但是佔一塊地方打下來以後，又接到別一塊地方了，照那個高等日本人的邏輯，自然還要再侵掠，一直到四面沒有人跡的大海或其他天然障礙爲止。不過說他們的軍事行動是出於無奈，但這「無奈」，使鄰近的別民族的人，覺得沒有力量無奈時！其實說出於無奈，還是對待出自豪之辭，他們一貫的說法，都是說他們打別人是因爲別人有罪，打中國是因爲中國得罪他，所以要「膺懲」，打美國是爲了美國輕蔑他等等。中國人曾竭力學大國民風度，但這風度由來已很久，不是現在才學習的。有一回，中國一個工人，名叫顧正洪，被工廠裡的日本人活活打死的。結果怎麼樣？好像沒有下文。有一回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一個賣包車夫，因爲想加一點車錢，被坐車的武人馬上用佩刀殺死。後來也沒有下文。至於中國處處在顯示「大國民」風度。無微不至的在表示「大國民」風度，至於官廳的保護更其非常周到，絲毫不敢疏忽。然而前日各報上講，蛇在日本俘虜營裡的難人，受害受餓，待遇不比待美俘好些，恐怕比美俘還要壞些。莫非美國人民更其讓他們自由發洩？戰爭以來，美國官僚保護日俘比中國還要周到嗎？

一·二八的戰事

「一·二八」戰事發動時，魯迅還很康健。在要開仗的那天中上，我與家裡的人正在後客堂吃中飯，魯迅突然從後門進來，走得有點氣喘，說恐怕就要打仗了，叫我們全家都到他那邊去，以便必要時可以一起出去，免得彼此分散。我說大房東叫我們加租，今天下午還要去受審哩！魯迅愕然。後來約定我去過法院回來就搬去。——但到晚上，忽說不打了，我自己又回自己的寓所。

這時候魯迅住在北四川路，一路電車的終點，四寓公學對面的第三層阿滋忑門忑上。左首正是日本軍隊的司令部。房間前面是有落地的玻璃門，門外是洋台。對左手的玻璃門放着魯迅的寫字檯。開火的第三天早晨，有日本海軍陸戰隊十多個人，擁到魯迅寓所去搜查，理由是中國出現了便衣隊，有人從樓上向下放槍！搜查之後，日本兵走了，發見寫字檯前面的落地門的玻璃上有一個洞，分明是彈子打穿的。低過在寫字檯的抽斗下面，如果寫字檯後的椅子上有人坐着寫字，彈子必定打在頭部。寓門沒人向外打槍，那彈子一定是由外面打進來的。魯迅的住所在三樓上，相當的高，外面是馬路，對過是四寓公學的大空場，依着的人立在甚麼地方的呢？如果從四寓公學的樓上打過來，似乎距離太遠，那洞也似乎不應該這樣圓滑了。

「一·二八」戰後，魯迅從內山書店回到寓所，因爲嫌光太少，不久就搬到大陸新邨去了。

關於魯迅的病

魯迅住在景雲里的時候，曾咳嗽，發熱，醫生說有肺病的徵狀，叫他吃魚肝油等，經過一個時期，好起來了。也就不以爲意。搬到大陸新村後，經過一個時期，又發熱，有時氣喘。看的醫生是一個年老的日本退職軍醫。魯迅叫他老醫生，他在日俄戰爭時是曾出過力的。患病的日子很久，有時好點，有時想研究日報，寫女吊之文。有一時問我女吊開口怎麼說，一時記不起了。我告訴他開口是說「奴奴本是楊家女……」，後來魯迅告訴我，有人說是「良家女」。我說這不是「楊家女」，是我改過的，因爲總之家並不是不良之家，故自稱「本是良家女」不合論理。魯迅意見相同。他稍直一點時，老醫生就去給他打針，後來給他抽去肋膜積水。在比較重的時候，自己曾想到死的問題。但老醫生絕對說他的年紀決不會死於肺病，所以不必擔心。那年夏季，曾請一位美國醫專家叫鄧先生的去看，說須迅速抽去肋膜積水（此時老醫生還沒有給他抽水），趕緊醫治，如果拖延下去，病可能……

但是諸果仍由老醫生醫下去。經過了一個時候，身體也好了一點，能夠行走，但聲誰找到房子，分明預備搬家，因爲那時候中日空氣漸漸緊起來，在日本人聚集的北四川路住下去，魯迅覺得不便。比方，他的年紀還很小，這時候……

日由一個老姨姨領着的有一天不知怎的與間壁的一個年紀較大的日本小孩有衝突，那小孩便一隻手拿着日本旗，兵槍去戳，而且一邊連續開下去，不肯罷休。魯迅看後，把前門的一扇鐵門叫鐵匠來，把鐵皮完全釘起來，外面的人看起來看不見了，這才停止。日本教育下的小孩，已經與中國人對立的樣子。

最後的一次談話

我平時星期六晚上常在魯迅的寓所裡，他要買的書籍在病時候，帶去，如果有事情要接頭，也可以接頭。這一次等到時候，他又講起要買房子，並且非常決念過的說：房子祇要你替我去看，一定好了，不必再來問我。一訂下來，我就立刻搬，電燈沒有也不要緊，我可以點洋燈。[illegible]

一把白殼短刀的來歷（見上）

霧·里·雜·寫

石竹

魯斯在南京，據報：「享受到我們招待國賓的殷渥。」其實，豈止是國賓而已。看那些什麼長忙了三天的光景，竟比紅樓夢上寫的暴人在賈府招待倫妥光臨的寶哥兒還忙。

然而，魯斯參觀了湯山的日軍集中營，還溫的搖頭回來。他說：「你們爲什麼不把他們（指日俘）集中在鄉村里，叫鄉下人住到這裡（指湯泉療養院等）來？」說到底，美國的寶哥兒裡是沒有懂得中國這個禮貌之邦。

高樓大廈與溫泉療養院不給日本俘虜住，倒要叫做國的鄉下人來住？異是，您老太爺說笑話了！——唯們這樣「誼過」您，正是要您和您的報紙幫幫忙，多送些大箭砲——叫他們士匪歐奸滅，說個精光啊。

最好是原子彈來，把做國這些鄉下人，至於魯斯說這話，粗看但像拋下人的朋友，其實，不過說說而已。主子爺在管家面前，是往往要表示他的好心腸的，這樣既得好名，而他又知道他的管家決不會真那樣做。

台上和台下

周吉光

「雞鳴早看天」演出前的小插曲

有一個機緣，我看到了「雞鳴早看天」的預演，時間是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午後，地點在青年館，據說是特別演給「超級觀衆」看的。幸乎不幸乎，我看完兩節好戲，從台上到台下，雖然我坐在孤司與手槍之間，感到實便，但是所見所聞，實足抵償「心情不安」的損失。

台上：當第一幕將閉幕，旅館老闆的女兒子因受了營親的騷擾而喊道：「現在已經勝利了」的時候——

台下：禿頭的資本家的胖子搖搖頭：「這，這……，不好，不好……」

盛裝，用太多的脂粉來打扮年青的胖太太：「唉，像梅子叫一樣。」

個頭的青年甲，湊上來，把手上的拍紙簿一晃，輸個弱淘險埃凿笑：「×長，請幕你以爲？」

禿頭的轉過頭向後排那位西裝筆挺的先生：「×兄，你看如何，最後太……」

西裝的：「太過火些！」

禿頭的向青年甲：「最後那句有關到，必須改正。」

那青年，就把在拍紙簿上了，於是靈到第一排排演那邊去了。

★

台上：第二幕演到特務大勝神猶的時候——

台下：青年丙：「老乙，那林先生真像你。」

青年乙笑笑：「媽的，這些話什麼地方學來。」

台上：演到「勝利了，做官的要復員，做生意的也要復員……我們就不能回家嗎？」這位造蘇而出校的戲院如此哭說的時候——

台下：禿頭的胖子：「太太，你看，她也要復員……」

女的搖搖地笑個不休。

台上：演到老闆和他大兒子拿着從鄉公所抓捕來的傷兵的時候——

台下：四塊巾年憤憤地：「這太諷刺了，非改不可，尤其是關於「促進民主政治」那段。」

禿頭的：「旅館老闆教訓兒子們那句：「勝利是勝利了，可是，你們要搞清楚，別人是不是願意讓你們自由寫由說呢？」非改不可。」

那拿拍紙簿的青年「是是」連聲。

★

台上：第三幕演到那特務是南京派來的時候——

台下：青年乙：「這也諷刺我們。」

青年丙：「媽的，如果沒有提明「南京的」，那非禁演不可。」

青年丙嘻嘻地笑：「可是這派頭和你一樣……」

台上：演到最後老闆悲憤地訴說的時候——

青年丙：「××，這好像影射我們的……」

禿頭的：「別睡過敏。」

★

演完之後，中間前排的大群人馬，咳呀嘆嘆地談論着，而且決定第一步從長商議，筆者不敢班門弄斧，追隨觀衆，實行陸續此結束。

四五，十，二三夜草就

蘇聯紀行

茅盾

汽車駛向另外一條公路，開到了青希金宮，又停下了。這原來是假逃亞歷山大一世的夏宮，在他未卽位之前的一七九六年伽德琳二世女皇時代建立的，是建築家卡熱序（Quarengi）的傑作。宮外有青希金讀書的處所，壁上有「青希金讀書處，一八一一——一八一八」的銘詞。大約就因爲有這樣的原故吧，宮名是改用詩人的姓氏了。

宮是二層樓的建築，巴洛克式的，內部毀壞得最爲厲害，所有的壁畫和裝飾全給撤毀了，嵌木細工的樓板，據說沒有一片是完整的。宮中有教堂，是伽德琳女皇所歸的地方，也毀壞得不成名器。原有的一個中國室，其中所陳列的全是中國出產的物品，家具純全是竹製的，竟連影子都沒有了。

和宮內的巴洛克式佈置了一條街了人工美的成對照，宮外的庭園卻能發揮自然美。有湖水環繞，可以蕩舟。湖畔綠草如茵，林木參天，時聞清脆的鳥聲。林中在前原有各種大理石小雕像的配置，已被毀壞，但在外表上看來，倒似乎並不覺得有什麼虧損。臨湖有一座長方形的水殿，大理石砌，有好些小雕像也被毀了。壁上斜亂地劃著西班牙文：「不許小便」。這類的字樣有好幾處。據說是西班牙的藍色師團是駐劄在這兒的。

要走了，年青的女嚮導又在那邊圍繞着賓客，這一次比在青爾珂夫山上更因難了。各車的人混合在一道，有的談笑逃跑在宮場，有的已分散在林中，有的搭上小汽車搶先走了。我同齊先生兩人也想先走，便向女嚮導告辭了出宮，但沒有搭上小汽車的方便。

宮外有一個小型的廣場，臨街有一些長椅以備遊人的休息。在和青希金宮成斜對的椅角上有一個小型的公園，裡面有青希金的銅像。那還是學生時代的青希金，身穿長大衣，倚坐在一個長椅上，脫帽置於其側，並有遮陽，形如軍帽。詩人似在思索，或是疑從。據說這是十九〇〇年雕刻家巴赫（Bach）製作的，戰時安全地被掩埋了，最近才恢復了原位。

我也有點疲倦，並不是有實寡做青希金，便想回到廣場，也選了一個長椅來倚坐在上面。是想準備做詩嗎？不，只是等候着回車的人齊集。（二十）

一枚證章的妙用

荀宴

十月二十八日大公晚報有這樣一條消息：

「小龍坎居民周治國與劉白雲同居甚久，後爲周之朋友費文彬所垂涎。費乃向偵緝隊某隊長借得證章一枚，冒充偵緝隊員。某日周與劉在夫子池同心旅館度宿，周因辦其事外出，費文彬乃趁機進入劉白雲之房間，迫劉成姦。……」

像這樣的桃色新聞，在黑夜，是司空見慣，並不足奇的。足奇的是一枚證章的妙用。聞初，費文彬垂涎「劉白雲」，但是無辦法，證章一掛，就儼然不同了，可見得證章是起着決定作用的。從這件事裡，看出平日偵緝隊在人民當中作威作福的姿態，另一面也現出被壓迫人民的悽慘暗影。

倘以爲這是冒充偵緝隊員無關，那是太天真了。假的可倚且如此，真的可想而知。

然而，費文彬到底是「假的」，所以做了一次，就被抓着。倘若是「真的」，我怕劉白雲只有飲泣吞聲了。

讀者和編者

編輯先生：

我們是愛讀新華副刊的，它幫助了我們認識現實，了解如何做一個有用的人。不過有時也感覺有些不滿足，也許是因爲我們期望太奢吧。但我們想不妨把我們的意見向先生提出來，如果說得不對，我相信先生也不會責備我們的冒昧的。

我們所感到不夠的，是副刊登載思想教育方面的文章少了一些。對於社會上發生的事件，我們的副刊常常缺乏分析性的文章，幫助我們去更深入的了解問題，我希望，那麼可以減少讀者的興趣。希望先生能注意到這點。

自從十月以後，副刊上反映的是比較低俗活潑多了，這是一個進步，我認爲應該保持下去。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醫藥問答

感冒是百病之媒

鄧琪先生：

「傷風」（感冒），是我的對頭，幾乎常常發見，病的特徵是，流鼻涕、頭昏痛，有時還有咳，起碼要熬過幾天才得好，這應該怎樣「防」「治」呢？……（杏康）

「兩年來，染上了一種毛病——常「傷風」，不論冷天和熱天，都會傷風；頭痛，有時有點咳，總要一個多星期才好，怎樣才能夠防治？……」（鄧琪）

你們都是患「感冒」，你們自己也會診斷出來，可知俱有毛病的人們的一生當中，怕是難得避過吧。感冒，雖然是小毛病，但是，也不要輕視牠，尤其是小娃娃，有時會由感冒而惹起嚴重的病症：如可怕的肺炎、肺結核等；俗語有云「感冒，是百病之媒」。這是警之有理的。

發病的原因：是由於皮膚感受了寒冷的空氣，皮膚的血管發生收縮的現象，同時，血液集中於內臟，因此起鬱血和滲出作用，分泌也異常亢進（流鼻涕）；體內發生消耗失調的現象，自然表現出「不舒服」的病態。

身體羸弱的人們，不但是在寒冷的冬天容易感冒，就是在夏季氣溫低的早晨，或天熱時穿上汗濕的內衣（水分蒸發時，由身體奪去熱量），也會感受冷的刺激而發生感冒；由此可知感冒是不分季節的，總是要光顧那些皮膚抵抗力薄弱的人們。

治法：第一，是要「保暖」和「安睡」，尤其是在睡前行「熱水浴」，飲一杯熱茶，服一片「阿司匹靈」（〇·五），好好地睡一夜，有時第二天便會痊癒了。但是，普通是要連續治療三幾天才復元的。

如果，「鼻粘膜慢性炎」，或「鼻竇蓄膿炎」，而至常常感冒，則要請醫生治療。

民間療法：（一）常用熱飲，避風，蓋被安睡，飲茶加老薑，蔥頭煮湯，出汗（出汗後，拭乾，換內衣）自癒。（二）頭痛時，用溼毛巾作冷罨，冷則取換，勿見風，有效。

預防法：[illegible]冷水摩擦等最有效。洗澡，無論夏天冬天，先用熱水浸浴，也能強健皮膚，尤其是海水浴，溫泉浴，皆有效。凡沐浴之後，必須用毛巾拭乾水分。

每次先用熱水浸浴，也法用冷水淋浴，這法從小娃娃的時候養成習慣，是增強皮膚的良法。又從小娃娃的時候養成穿薄衣的習慣：這是永保不會有感冒的方法。

無論冬夏季，室內要通氣，如常閉窗戶，空氣不流通，身體衰弱的人們，有些缺乏營養常識的人們，一到冬天，就穿上厚厚的衣服，閉緊窗戶在房裡燒着通紅的炭爐取暖，以爲這樣是不怕受寒感冒，殊知在不知不覺中偶然受寒風一吹，便立即打噴嚏、流鼻涕，說不定由此惹起氣管炎、肺炎，其危險性之大，誠非他們所夢想得到！

總言之：曬太陽，通空氣，常沐浴，穿薄衣，運冷水，但是鍛鍊皮膚，預防感冒，而且也是強身卻病的唯一的保健法。

新華信箱

△秋明、衡齋先生：「中國民主同盟」包括有青年黨，國家社會黨，第三黨，救國會派，職教派，鄉建派，以及不屬於這些黨派的個人等；但所有的盟員，不問是有黨籍的或無黨籍的，都是以個人資格加入的。「同盟」的重要人物有張瀾，沈鈞儒，章伯鈞，羅隆基，左舜生，李璜等等；張瀾是「同盟」的主席。「同盟」的主張，就是要「使中國真能從和平，團結，統一的途徑走上民主的正軌，成爲真正的民主的國家」（「同盟」臨全代會宣言）。它的最近主張見於它在今年十月一日召開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這個宣言的全文在十月十九日本報和「民主星期刊」第十期上都曾刊載過。關於加入「同盟」的手續等，請逕函詢本市民生路七十三號轉「民主星期刊」社。

△明先生：所問三點答覆如下：一、史沫特萊的原名是Smedley。二、史諾著的「西行漫記」原名是Red Star Over China，[illegible]。三、[illegible]